

文

通

序

昔古聖開物成務，廢結繩而造書契，於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形也，聲也。闕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迺權輿焉。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了訓詁之學。許慎作說文，於是有了偏旁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於是有了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了音韻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則謂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統類而要刪之，不外

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三者之學至我

朝始稱大

備凡詁釋之難點畫之細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  
然其得失異同匪庸與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訟紛紜莫  
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  
返求天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第據此  
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  
之說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點畫音韻千變萬化其  
賦以形而命以聲者固有其理而所以形其形而聲其聲  
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  
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

變名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序，曰有序。曰有章，即此有形有聲之字施之於用，各得其宜而著爲文者也。傳曰：物相雜謂之文，釋名謂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錦繡然也。今字形字聲之最易變者，則載籍樛博，轉使學者無所適從矣。而會集衆字以成文，其道終不變者，則古無傳焉。士生今日而不讀書爲文章，則已。士生今日而讀書爲文章，將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又與學者以易知易能，其道奚從哉？學記謂比年人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其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通雅引作離經辨句，謂麗于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讀

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度卽讀所謂句心也然則古人小學必先講解經理斷絕句讀也明矣夫知所以斷絕句讀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讀之義劉氏文心雕龍云夫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文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顧振本知一之故劉氏亦未有發明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聽其終日伊吾及少長也則爲之師者就書衍說至於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於句首者有殿於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後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固昧然也而一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

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臆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  
以然之蔽也哉。後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上稽經史。旁及  
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辭。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  
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愚故罔揣  
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爲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  
語策爲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  
今之簡篇字裏行間。渙然冰釋。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爲一書。名  
曰文通。部分爲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學者。各自不同。而其承  
用之名亦各有主義。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  
以准。皆各及其。即若與夫軍中之令。司官之式。皆自爲條例。以

及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鬼谷之稗闔、蘇張之縱橫，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書。若非預爲詮解，標其立義之所在，而爲之界說，闔者必洗洋而不知所謂，故以正名冠焉。次論實字，凡字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或賓之，或先焉，或後焉，皆隨其義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當。次論虛字，凡字無義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辭氣之不足者，曰虛字。劉彥和云：「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剗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虛字所助，蓋不外此三端，而以類別之者，因是已字類既判，而聯字分疆，胥有定准。故以論句，豆終焉。雖然學問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

授受者心營意造，然卽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而劉氏所論之文心，蘇轍氏所論之文氣，要不難一蹴貫通也。余特怪伊古以來，皆以文學有不可授受者在，併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講焉。爰積十餘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蓋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奧，啓其緘牒，導後人以先路，掛一漏萬，知所不免。所望後起有同志者，悉心領悟，隨時補正，以臻美備。則愚十餘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馬建忠序。



後序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今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頂圓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卽同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而唇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窮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

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畫革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辣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而或曰：吾子之於西學，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交際，與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下至富國富民之體用，縱橫捭闔之權策，而度數重化，水熱光電製器尙象。

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淵淵乎深者測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既無不目寓而心識之間嘗徵其用於理財  
使事恢恢乎其有餘矣今下關之撫初成上下交困而環而伺  
者與國六七岌岌乎識時務者方將孔孟西學葛狗文字也今  
吾子不出所學以乘時焉何勞精做神於人所唾棄者爲是時  
不馮唐而子自馮唐也何居曰天下無一非道而文以載之人  
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載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  
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學以致其  
道余觀秦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爲文  
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

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爲文，而以其餘年講道明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遂

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強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字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則爲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丹徒馬建忠又序

例言

是書本旨專論句讀而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夫字類與句讀，古書無論及者，故字類與字在句讀所居先後之處，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語曰：必也正名乎。是書所論者三：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

古經籍歷數千年，傳誦至今，其字句渾然，初無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書迭見者，有他書互見者，是宜博引旁證，互相比擬，因其當然以進求其所同所異之所以然，而後著爲典則，義類昭然，但其間不無得失，所望後之同志，匡其不

速俾臻美備。

此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各國皆有本國之葛郎瑪，大旨相似，所異者音韻與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學切音，而後授以葛郎瑪，凡字之分類，與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於此，無不文從字順，而後進學格致數度，旁及輿圖史乘，綽有餘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書係仿葛郎瑪而作，後先次序，皆有定程，觀是書者，稍一凌躐，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筆學中國古文詞，卽有左宜右宜之妙，其於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學西文者，蓋事半功倍矣。

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而經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顏氏家訓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獨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爲近似。然亦時有結筭爲病者。至以虛實之字措諸句讀間，凡操筆爲文者皆知其當然，而其當然之所以然，雖經師通儒亦有所不知。間嘗謂孟子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兩句中之其兩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之法相似，何爲之焉二字變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兩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變。凡此之類，曾以叩攻小學者，則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



如是是書爲之曲證分解，辨析毫釐，務令學者知所區別，而後施之於文，各得其當。若未得其真解，必將窮年累月，伊吾不輟，執筆之下，猶且與耳謀與口謀，方能審其取舍，勞逸難易，迥殊霄壤。

此書爲古今來特創之書，凡事屬創見者，未可徒託空言，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於人。爲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爲之也。古文之運有三變焉：春秋之世，文運以神，論語之神淡，繫辭之神化，左傳之神雋，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氣，國語之氣樸，國策之氣勁，史記之氣鬱，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然之氣，下此則韓愈氏之文較諸以上之

運神運氣者，愈爲僅知文理而已。今所奴爲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止。先乎韓文，而非以上所數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間取焉。惟排偶聲律者，等之自郤以下耳。凡所引書，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書中正文，只叙義例，不參引書句。則大旨易明。正文內各句，有須引書爲證者，則從十二經註疏體，皆低一格寫，示與正文有別。

引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公羊穀梁，只舉論孟學庸公穀一字，以冠引書之首。國語國策只舉語策，而以所引語策之國名冠之。公穀之後，綴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則不稱左，單標公名與其

年莊子只稱篇名，史記只稱某某本紀，某某世家列傳，八書亦如之。前漢只稱某帝某傳某志，若引他史，必稱史名，如後漢三國晉書之類，韓文單舉篇名，且刪其可省者。

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証爲法，其不如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詞經史百家，姚姬傳氏之所類纂，曾文正之所雜鈔，旁如詩賦詞曲，下至八股時文，蓋無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書句，易與上下文牽合誤讀，今於所引書句俱用小字印於所引書名篇名之旁，以線誌之，以示區別。

交通目錄

序

後序

例言

交通卷一

正名

界說十三

交通卷二

實字

名字二之一

代字二之一

指名代字二之三

接讀代字二之四

詢問代字二之五

指示代字二之六

文通卷三

實字

主次三之一

偏次三之二

賓次三之三

同次三之四

靜字三之五

滋靜三之六

表詞三之七

論比三之八

交通卷四

實字

外動字四之一

受動字四之二

內動字四之三

同動助動四之四

無屬動字四之五

又通卷五

實字

動字假借五之一

動字辨音五之二

動字相承五之三

散動諸式五之四

又通卷六

實字

狀字請用六之一

狀字假借六之二

狀字諧式六之三

狀字別義六之四

文通卷七

虛字

之字之用七之一

於字之用七之二

以字之用七之三

與字之用七之四



爲字之用七之五

由用微自諸字七之六

文通卷八

虛字一

提起連字八之一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八之三

轉捩連字八之四

推拓連字八之五

文通卷九一

虛字

傳信助字九之一

傳信助字九之二

傳信助字九之三

傳疑助字九之四

合助助字九之五

嘆字九之六

文通卷十

句讀

彖一起詞

象二語詞

象三止詞

象四轉詞

象五頓

象六讀

象七句

附校勘記

文通

丹徒馬建忠

正名卷之一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義之所在者曰界說

界之云者所以限其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書中所命之名有因儒先所經用者有今所特創者今爲各立界說而命義乃明至其因者或與儒先之義攸乖而創者又或見爲捏湊而不能醒目兩者知所不免然且爲之以便論說耳惟名義一正則書中同名者必同義而誤會可免

界說一 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實字之類五虛字之類四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千端畢終於亥皆有事物可解未見字有無解者不知說文惟解字原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故無無解之字而虛字則概皆假借於有解之字如焉爲鳥名爲母猴之屬故字原原無無解者也翻閱往藉往往以所攸其斯凡曰孰得諸有解者與夫蓋則以而諸無解者同科又以何必未無是非諸有本義者等諸於雖及矣焉哉乎也諸無義者之字互相混淆不可枚舉先儒書內更有以動字名爲虛字以與實字對待者近世曾滌生氏與人書云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朝朝日秋夕夕

月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闕無人闕焉者以上兩字同者  
上一字皆實字也下一字則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  
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  
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  
字也然韓文之步有新船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字矣薄迫  
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  
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收也虛  
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  
設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以上曾氏之說是以動字  
爲虛字者也然若焉哉乎也諸字

焉哉乎也諸字本實  
始謂之虛字例見後不知

曾氏將何以名之。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虛實諸字先後錯用，自無定例。讀者無所適從。今以諸有解者爲實字，無解者爲虛字，是爲字法之大宗。其別則實字有五，虛字有四。此外此無字，故虛實兩宗可包括一切字。

界說二 凡實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曰名。

事物二字，一切畢該矣。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華嶽，人倫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亂神，利命與仁，物之無形者也。而所教者文行忠信，所治者德禮政刑，所得者位祿名壽，所藝者禮樂射御書數，皆事也。皆名也。凡目所見耳所聞，口所嗜，鼻所嗅，四肢之所觸，與夫心之所志，意之所感。

舉凡別聲被色與無聲無臭苟可以語言稱之者無非事也無非物也無非名也

界說三 凡實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

事物有在當前者不必名也、以爾我彼此諸字指之、其不在當前而其名稱已稱之於前者、以後可以其之是此諸字指之、以免重複、論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惟我與爾有是夫、

彼奪其民時公莊二十三夫則收、是將爲亂乎、以上吾女我

爾彼夫是諸字、皆代當前所稱名之人也、又孟王見之、之指

文之牛、孟是乃仁術也、是指前文所言不忍之心、孟管仲以

其君新、晏子以其君顯、兩其字卽指管晏、孟爲此詩者、其知



世乎。此字指前引鷓鴣之義。詩有之是其此諸字以指前文。前文可不必重言。蓋有所以代之矣。故曰代字。代字之異於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則所指異而爲字則一。先儒或以代字列諸虛字。或謂爲死字。而無有與名爲比者。蓋未知夫凡代者。必與所代者同其體用耳。故代字者不變之名也。用與名同。

界說四 凡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

天下事物隨所在而必見其有行其行與行相續。卽有由此達彼之一境。所謂動也。故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夫事物無一時無行。卽無一時不動。其動之顯者。鳶之飛。魚之

躍犬之吠、雞之鳴、其隱者、如制心之克、伐怨欲、學詩之興、觀  
羣怨、大之則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精之則鈎深致  
遠、知來數往、而生財之生、食爲用、道國之敬、信節愛、處世之  
用、行舍藏、行道之立、道綏動、學修之切、磋琢磨、誠之之學、問  
思辨、凡心之感、與意之之、皆動字也、動字與活字無別、不曰  
活字、而曰動字者、活字對待者曰死字、未便於用、不若動字  
對待之爲靜字之愈也、

界說五 凡實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靜字、

形者、言乎事物已有之情境也、故靜字與動字兩相對待、靜  
字言已然之情景、動字言當然之行動、行動必由事物而發、

而情景亦必附事物而著。如但曰長短曰輕重曰多寡曰大小則懸而無憑。又誰知長短者何、輕重者何、多寡者何、大小者何哉。必曰布帛長短同、麻縷絲絮輕重同、五穀多寡同、履大小同、而後所言不齊之情、乃有所屬矣。夫然而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至聖之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與夫荀子榮辱篇、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醎、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皆靜字也。

界說六 凡實字以貌動靜之容者曰狀字、

事物不齊之情、有靜字以形之、而事物之行、亦至不一也、一

人之語默行止有疾徐輕重久暫之別故學欲博聞欲審思  
欲慎辨欲明行欲篤皆以貌動字之容也天子穆穆諸侯皇  
皇君子謙謙王臣蹇蹇大人諤諤重言之以狀其容 孟何爲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紛紛然狀交易之容也 孟匍匐往將食

之匍匐狀艱往之容不特此也凡記事事物所動之時與所動  
之處亦狀字也 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

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其東西南三字各記敗喪

受辱之處 孟王雖朝暮見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朝暮明日昔者今日諸語皆

以記其時也用同狀字 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善美兩靜字，盡狀字，以狀善美之進境而未  
又兩狀字，則又兼狀字與靜字矣。凡狀字必先於其所狀  
右實字之類凡五。

界說七 凡虛字以聯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凡文中實字孰先孰後，原有一定之理，以識其互相維繫之  
情，而維繫之情有非先後之序所能畢達者，因假虛字以明  
之，所謂介字也。介字者，凡實字有維繫相關之情，介於其  
間以聯之耳。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孟子同我兩不相  
關者也，介以與字，所以明孟子對我發言之義，又宋地名，與  
言又不相關也，介以於字，以明發言之地，與於二字，皆介字

也。玉墻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兩之字，介於兩名之間，以明相屬之義也。軌非他處之軌，乃在城門內者，力非他力，乃兩馬所發者。玉墻人以擬與，及有以異乎。擬及之於殺，不相涉也。介以以字，明其殺之所以也。謝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以字同上。

界說八 凡虛字用以爲提承展轉字句者，統曰連字。

字句相接，不外提承展轉四者，皆假虛字以明其義。謝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取，誦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若

字用以提聖仁而論者也，則字直承上文，抑字略轉上義，則字又爲承接要皆用以相連句讀而已。謝富而可求也，雖執

變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而字有假設意，所以展拓也。雖字跌進一層，兼展轉兩意，如字亦展轉上意，皆爲連字。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今字用以起下承上也。論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今字承上起下也。

界說九 凡虛字用以煞字與句讀者，曰助字。

凡字句但以實字砌成者，其決斷婉轉虛神，未易傳出，於是

有也矣乎哉諸字，以之頓煞，而神情畢露矣。所謂助字者，蓋

以助實字，以達字句內應有之神情也。

無傷也，是乃仁術

也。見牛未見羊也。三也字煞三句，皆以表決斷口氣也。孟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也字所以頓讀，卽以起下，示句意。

未盡絕也。矣字所以決其事之有也。耳字有惟此之意。焉代字也。若以此處焉字亦作爲助字者，誤矣。解見後。謝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矣字所以煞讀，亦以起下也。論於從政乎何有，乎字亦以呼起下文也。孟賢者亦樂此乎，乎字以詢問，亦以煞句也。論陽也。聞一以知二，同也。聞一以知十，巧言令色，鮮矣仁，煥乎其有文章，也矣乎三字，今以助一字而已。故同一助字，或以助字，或以助讀，或以助句，皆可。惟在作文者善爲驅使耳。其詳見後。

界說十 凡虛字以鳴人心中不平之聲者，曰嘆字。

文中遇有衷樂不平之感，喟因用虛字以肖其聲，如書經中



之都俞吁咈諸書中之嗚呼噫嘻皆無義理惟以心中所發  
哀樂之聲故曰嘆字

右虛字之類凡四

字類凡九舉凡一切或有解或無解與夫有形可形有聲可聲  
之字胥賅矣

字分九類足類一切之字無字無可歸之類亦類外無不歸  
之字矣

字各有義而一字有不正一義者古人所謂望文生義者此也  
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焉耳

字有一字一義者亦有一字數義者後儒以字義不一而別

以四聲古無是也。凡字之有數義者，未能拘於一類，必須相其句中所處之位，乃可類焉。經籍中往往有一句中疊用一字，而其義不同者，謝求之與抑與之與，第一與字爲動字，上下兩與皆虛字也。論夫子之求之也，上之虛字也，下之代字也。孟孫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第二之字虛字，上下兩之解往也。動字也。淮陰侯列傳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兩前將字解用也。動字也。末將字名也。公宣六勇士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闈，無人開焉者，前門字名也，後門字解守也。動字也。闈字同。德充得人莫靈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止字四用，止水之止，靜字言水不流之形也，惟止與衆

止兩止字泛論一切不動之物名也。能止之止有使然之意。動字也是一止字而兼三類矣。湖湘國世家夫置衛衛君以龍君也。兩衛字上衛兵也名也。下衛護守也。動字也。凡此之類不可枚舉讀者當自得之。

字無定義故無定類。而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何如耳。夫文者集句而成。如錦繡然。故謂之文。欲知文當識句。

界說十一 凡字相配而辭意已全者曰句。

文心雕龍云。置言有位。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所謂聯字者。字與字相配也。分疆者。蓋辭意已全也。句者。所以達心中之意。而意有兩端焉。一則所意之事物也。夫

事物不能虛意也。一則事物之情，或動或靜也。意達於外曰詞。說文云：意內而言外曰詞。

界說十二 凡以言所爲語之事物者曰起詞。起者猶云句讀之緣起也。

界說十三 凡以言起詞所有之動靜者曰語詞。

語者所以言夫起辭也。語字之義雖泛，而一切可賅焉。謝子

說一句子名也。起詞志所爲語也。說動字語詞也。所以語起

詞之事。蓋記者見漆雕開對語之後，欲記子之有所動也。故

先言子而後記其說。論孔子行孔子起詞行語詞記者於三

日不朝之後見子之行也。故先言孔子而後言行凡句讀必

有起語兩詞，兩詞之長短不同，而大旨不外乎是。此取最簡

明者以爲則。

論佛胥召子欲往兩平句，佛胥爲起詞，召其語

詞也。子起詞，欲往兩動字，其意相貫，語詞也。

孟彼奪其民時

彼起詞，指暴君也。奪民時，其語詞也。凡欲知書中若者爲起

詞，若者爲語詞，設問便明。如子說句，說者誰，子也。子爲起詞，

子何事，曰說說，其語詞也。然則句之成也，必有起語兩詞也。

明矣。蓋意非兩端不明，而句非兩語不成。

論來子與爾言來一字絕句，動往歛哉往一字絕句，人間世

曰密，若無言，密一字絕句，則句似有無庸兩詞者，不知曰來

曰往曰密，皆對語口氣，其起詞卽爲與語者，當前卽是，故無

庸贊言也。

字之爲語詞者，動字居多，而動即行也。既曰行矣，則行必有所自發者，亦必有所止，使所止者，卽爲所自發者，則其行存乎發者之內，而非止乎外也。不然，則其行出自發者，將有所止於外也。

孟王笑。笑動字也。笑之行，王發之，惟王自覺之而已。其行未交乎外也。又子說說之行，子自覺之，其行亦未交乎外也。人所見者笑與說之效耳，而未與笑說之行相交相引也。論吾從衆。從動字也。從之行發自夫子，而止於衆也。論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愛動字。發自子貢與夫子，而所施及者，一則其羊。

一則其禮也。然則動字統分兩宗。

界說十四 凡動字之行仍存乎發者之內者曰內動字。省曰內動。

界說十五 凡動字之行發而止乎外者曰外動字。省曰外動。界說十六 凡名代之字後乎外動而爲其行所及者曰止詞。

夫然語詞之爲內動字者雖隻字亦足以見意。如子說之說王笑之笑是也。蓋曰子說曰王笑而其意已明。若語詞之爲外動字者概有止詞以續之。設如吾從衆而僅曰吾從則不知所從之爲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而惟曰我愛爾愛則不知所愛之維何。必伸之曰從衆曰其羊其禮而詞意乃畢達。

矣。齊物論：「孟子行，今子止；幾子坐，今子起；行止坐起，皆內動也。」故「隻」字可見意。論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說內動字，無止詞。見外動字，南子其止詞也。東方朔傳：「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楚起存韓之案，而楚民散，秦與阿房而天下亂，作起與皆外動也。」故續以止詞，畔散亂內動字也。故無起詞。徐無鬼羊肉不羶，羶，羶羊肉，羶外動字也。羶與羊肉其止詞也。以上所論之語詞，皆動字也。動字之爲語詞，凡以言起詞之行也。若語詞言起詞之何似何若狀其已然之情者，當以靜字爲主。靜字後乎起詞而用作語詞，所以斷言其爲何如也。惟靜字爲語詞，則名曰表詞，所以表白其爲如何者，亦以別於止詞耳。



謝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騷。愚魯辟騷。各後乎其名。所以斷柴之爲愚。參之爲魯。師之爲辟。由之爲騷。而用如語詞。各成其句。因以表白諸賢之性爲何如。故曰表詞。李斯傳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廣多大衆彊勇。靜字各後乎名。皆表其名爲何如耳。

起詞表詞之中。間有以是非爲即諸字參之者。或於句讀收處。尾以乎歟也矣。諸助字。或兩者兼用者。皆以表決斷口氣也。又或表詞不用靜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靜字。以表起詞之爲何耳。

詞之用。何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矣。和斯兩字。一名也。一代

字也。皆起詞也。貴與美兩靜字。其表詞也。問以爲字。所以決其兩是也。剛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六靜字。以爲表詞。助以也字。以決言其如是也。剛剛備且天下非小弱也。小弱兩靜字。天下之表詞。非以決其不然。更以也字助之。項羽本紀。梁父卽楚將項燕。卽字所以斷梁父之爲楚將某也。楚將名字。用爲表詞。以表梁父爲何人也。論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爲是皆決辭。參於起表兩詞之間。誰與孔某。一代之字。一名字。皆表詞也。問曰爲誰。答曰爲孔某。兩句問答。有決辭而無助字。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又兩句。一問一答。則有

決辭而兼助字矣。故曰文無定法。惟其是爾。雖然無法之中。未始無法。法詳於後。

前論名代諸字與動靜諸字。所有相涉之義。已立有起詞語詞止詞表詞諸色名目。今復以名代諸字。位諸句讀。相其孰先孰後之序。而更立名稱。凡以便於論說而已。

界說十七 凡名代諸字在句讀中。所序之位。曰次。

界說十八 凡名代諸字爲句讀之起詞者。其所處位。曰主。次。界說十九 凡名代諸字爲止詞者。其所處位。曰賓。次。

主賓者。義取對待。亦猶起止之義。互相照應耳。故詞分起止者。以言句讀所集之字。而次分賓主者。以言諸字所序之位。

其實起詞之於主次，止詞之於賓次，一也。故不更引書以明之。

文中遇有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則先偏於正。

孟天時不如求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兩名字連用，雖似天字作主，而明其爲天之時，正意恰在時，則天字意轉偏，故先之地利人和，亦此解也。

兩名之中，意有偏正者，每參之字，以明屬偏於正之意，雖行文者不必盡參之字，然偏正兩名之中，加之字者，其常也。

論道千乘之國，千乘與國兩名字也，正意在國，千乘者明其爲何如之國，參以之字，以表千乘之屬於國耳。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胥是例也。

界說二十 凡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則正意位後，謂之正次。

界說二十一 凡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偏者居先，謂之偏次。

正者對偏而言，凡在主賓次而爲偏次所先者，亦曰正次，而以言句讀中所處之位，則仍以主賓爲次焉。

霍光傳君行周公之事，君者，主次，事者，賓次，事對周公偏次

言，則爲正次。霍光傳霍氏之禍，重於膠，乘禍，主次，而亦爲正

天者則對霍氏偏次言之也。

介字所以聯實字有相關之義者而爲所聯者即其所司之詞。界說二十二。几名代諸字爲介字所司者曰司詞。司詞之次亦爲賓次。

孟王坐於堂上於介字堂上其司詞於堂上以言王坐之處也。卽以聯堂上與王兩實字也。孟幾人以挺與及有以異乎。挺及兩名與字聯之上以字介字以聯挺及與殺也。下以字用法另詳。孟斧斤以時入山林以介字以明可入之時卽以聯時與入兩實字也。孟故爲淵腹魚者。淵也。爲鼓腹者。窮也。爲湯武殿民者。樂與射也。三爲字皆各介所司之詞於殿。

字以明何爲而敵也與字以聯桀紂兩名也。漢召信臣傳信  
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爲於以三个  
字各以聯司詞與動字也。

由是觀之凡所以達意莫要於起詞與語詞耳語詞而爲外動  
字者概有止詞以續之語詞而爲表詞者則辭字其常而名代  
諸字亦可用焉至句讀中所有介字蓋以足實字之意焉爾介  
字與其司詞統曰加詞所以加於句讀以足起語諸詞之意要  
之起詞語詞兩者備而辭意已全者曰句

界說二十三 凡有起語兩詞而辭意未全者曰讀讀之式不  
一或用如句中起詞者或用如句中止詞者則與名代諸字無

異或兼附於起止兩詞以表其已然者則祝同靜字或有狀句中  
中之動字者則與狀字同功此大較也詳後卷

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之起詞得  
天下也語詞合之爲一讀而爲以仁之起詞以動字仁止詞  
合之爲語詞共爲一句設惟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則辭意未  
伸故謂之曰讀繼之曰以仁語氣足矣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倣此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未有  
猶云仁而遺其親者未有也云云故以仁而遺其親者爲讀  
爲未有之止詞有字用法不一有有起詞與止詞者如周有  
八士之類有無起詞而惟有止詞者如有孺子歌曰之類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丑所見者何。王之敬子也。所未見者何。子之所以敬王也。王之敬子與所以敬王兩讀。各爲見字止詞。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民起詞恐其語詞所恐者何。非第曰王也。乃王之不好勇也。故以王不好勇一讀爲恐之止詞。王乃讀之起詞。不好勇其語詞也。不狀字以狀好字也。以上明讀之可爲起止詞者。

丑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一讀。句之起詞也。者字乃泛指人君而爲讀之起詞。事小其語詞以介字大以之。司詞言何以事小之狀也。此以大事小者五字連成。乃囫圇設一事小之人在。故此讀用同靜字。樂天者句之表詞。樂天

者三字亦讀也。者字亦泛指人君爲讀之起詞。樂天其語靜而樂爲動字。天其止詞也。此句煞以也字。有決爲如是之詞氣。合兩讀以達意。而正句在其中矣。孟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天下至者字一讀也。而爲句之起詞。以表何如之人。故視同靜字。者字讀之起詞。欲疾其君。其語詞也。欲赴愬於王。句之語詞也。孟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管仲句之起詞。曾西之所不爲。一讀表詞也。曾西讀之起詞。爲動字。所代字。指管仲。猶云管仲乃曾西不爲之人。以明管仲爲何如人。用如靜字。卽爲句之表詞也。煞以也字。直決之辭氣也。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乘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監跖之所樹與，共六讀，而仲子所居之室，以及所食之粟，兩讀，爲起詞，餘皆表詞也。以上引讀之，可爲靜字者。

讀之狀句中動字者，或記行事之處，或明行事之時，或叙作事之故，或肖行事之式。孟嘗在宋也，子將有遠行，當在宋也。

一讀起詞，孟子自謂不言可知，且下有予字，辭氣已串，在宋其語詞也字，以頓讀也，亦以重明其時也。此讀記將有遠行之處，并記其時也。孟我豈若處賦賦之中，由是以樂樂身之

道哉，我起詞，處賦賦之中，其語詞豈若兩狀字，以狀處字，以明假爲相比之意，共爲一讀，以記樂道之所，此記行事之處。

也至記成事之時者如孟堯舜既沒而人之道衰堯舜既沒

一讀記道衰之時孟子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比其反也一

讀記凍餒之時其記作事之故者如孟子孔子懼作春秋孔子

懼一讀明作春秋之由孟子有寒疾不可以風有寒疾明不可

以風之故孟子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子為我問孟子父兄不足而恐其不能盡事兩讀以明問孟

子之故而父兄百官不足於我又為恐其不能盡事之故至

肖事之式者如孟子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若至也為讀

望雲霓以狀民望之式孟子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猶至也為讀此以諸侯之失國比士之失位皆謂比讀乃狀

讀中之一也。比讀皆後置，不若他讀概置於前。以上所引諸讀之式舉隅耳，其詳見後。

右界說凡十二，大抵用以集句也。文心雕龍有云：位言曰句，益句讀所集之字，各有定位，不可易也。觀乎界說，証以所引，凡起詞必先乎語詞，語詞而爲外動字也，則止詞後焉，如爲內動字也，不必有後之者矣。間有介字與其司詞，繫乎內動字而爲加詞者，則先後無常。語詞而爲表詞也者，亦必後乎起詞。凡狀詞必先其所狀，夫靜字以肖事物者，亦所以狀名代字也，故先所肖焉，推此意也。讀之爲起止詞者，先後各從其位，其用若狀詞者，亦必先其所狀，不先者，惟以爲所比之讀耳。此句讀集字與

其所位之大都也

今取史記孔子世家贊分註逐字之類以爲式

余

代讀外孔氏

字名書

字名想見

兩連其代

爲字

爲字

人字

適內魯

觀外仲尼廟堂

字名車服

上同禮器

上同諸

字生

字以

分時

字習

動禮

字其

代家

字余

代低徊

字留

內之

代不

狀能

動去

內云

動天

字下

靜君

名至

外內

於字

賢字

人字

衆字

矣助

當字

時名

則字

連榮

內沒

內則

速已

內焉

助字

孔子

字布衣

兩傳

釋餘

上同

世字

學字

者代

宗動

之代

自字

天字

名子

王侯

釋國

名言

外六

字藝

名者

代折

動中

名於

介夫

字子

名可

謂上

至字

狀聖

字矣

助字

今仍前書於逐字下註其所居之次以爲式

余主次讀後置孔氏在先嘗讀之止在實次故後之想見其起詞也

乘上其起詞之爲詞人實次又其爲人三字適語詞其起詞仍

魯司詞含一於字觀語詞其起仲尼次廟堂亦在偏次然爲

車服禮器之廟堂中所陳之車服以及禮器也仲尼諸生之多

少故生起詞以介時其司習生之禮習之其代字而家詞猶

也余起詞低徊狀留之止狀能去語云動字移

所述天偏下偏次天君王兩正次猶云天之下至於并作介

賢人介字衆矣表當上君王等字時止則榮語沒詞則

已焉亦新孔子布衣也傳語十餘世同念學者起宗之語

自介天子王侯

皆詞

中國

偏次禮云中國之晉六人云

言

六藝

止者

者

起歸必後置又自天字

折

折中

作止

於

夫子

其可

可

至者守皆折之起詞

謂

動字

至

聖

矣

詞

其

以上言起詞者即主次也言止詞者即賓次也下仍引前書

爲註句讀先後以明之

余讀孔氏書

此讀也所以言想見之時與想見之由皆以狀想見也故先之

想見

詞中

其爲

人

自成爲稱乃

適

地之統以

觀

仲尼

廟

堂

車服

禮器

此書所觀之器

諸生

以時

以時加詞

習

禮

其家

生

至其家言習禮之人可作一

余

低

徊

留

之故

不

能去云

至此

天下

君王

至於

賢人

至此

衆矣

一

當時

讀言



則榮

句沒

時

則已焉

句兩小

孔子

布衣傳十餘世

上錄世  
爲加詞

至此

學者宗之

又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

至此爲  
起詞折

中於夫子

句以上之句亦可作讀  
觀皆以言至聖之所由

可謂至聖矣

句止

右界說都計二十三凡以正名也闕者先將界說之義玩索有  
得以知其命意之所指與其孰先孰後之位而後接觀下卷方  
能了然切勿以其淺易而忽視之也